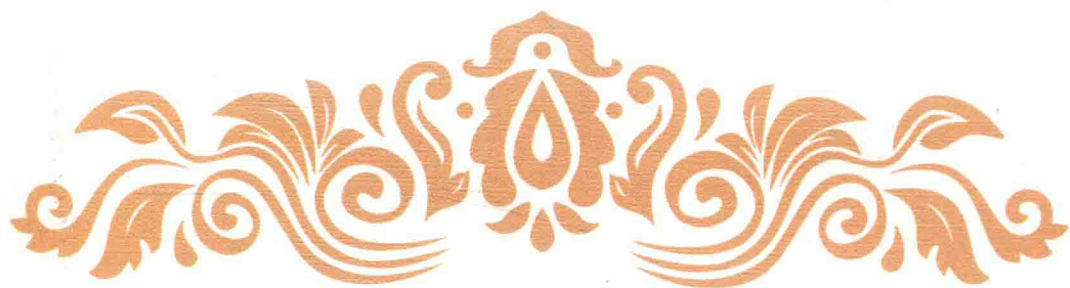


PUBLIC HISTORY IN CHINA

中国公共史学集刊

第一集

主编◎姜 萌 杜宣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UBLIC HISTORY IN CHINA

中国公共史学集刊

第一集

主编◎姜 萌 杜宣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公共史学集刊. 第一集/姜萌, 杜宣莹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203 - 3407 - 5

I. ①中… II. ①姜…②杜…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945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耿晓明

责任校对 李 军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公共史学》集刊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史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委 员（以拼音排序）

安德鲁·林奇 [Andrew Lynch]（西澳大利亚大学情感史中心教授）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杰夫·丘比特 [Geoffrey Cubitt]（英国约克大学公共史学中心主任，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伯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

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莎拉·里斯·琼斯 [Sarah Rees Jones]（英国约克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

孙 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 笛（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明珂（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 希（北京大学历史系/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亚历山德拉·M. 劳德 [Alexandra M. Lord]（美国历史博物馆医学部部长、研究员）

伊夫·克鲁姆纳盖尔 [Yves Krumenacker]（国际基督教历史研究委员会 [CIHEC] 副会长、法国里昂大学近代史教授）

主 编

姜 萌 杜宣莹

编委会委员（以拼音排序）

杜宣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

蒋竹山（台湾东华大学副教授）

姜 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林 卉（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文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

杨祥银（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张宏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编辑）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目 录

开篇的话

历史就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姜萌(1)

工作坊传真

让历史运转起来 亚历山德拉·M. 劳德(4)

大众对历史的需求是什么? 伊夫·克鲁姆纳盖尔(21)

英国的公共史学:以约克大教堂为例 莎拉·里斯·琼斯(33)

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公共史学在香港 梁元生(46)

专题研究

“公共史学”与“公众史学”平议 姜萌(57)

“游戏史学”初探 赵天鹭(78)

实践者说

让档案成为医学人文遗产的代言人

——以绍兴第二医院院史馆为例 周东华(106)

尊重大众的读史需求

——我对通俗史学的理解 张宏杰(116)

倾听博物馆的声音

——青少年博物馆教育十五年经历谈 张鹏(128)

评论者说

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传播

——从跨文化传播视角看《万历十五年》…………… 滕乐(135)

名家访谈

李伯重：为大众写作…………… 采访者：张瑞龙(148)

调查分析

中国学生对公共史学的认知

——基于调研数据的分析

…………… 徐雷鹏、何仁亿、楼文婷、汤佳丽、孔萃(153)

资料整理

中国当代历史通俗读物书目汇编(2005—2018)…………… 徐雷鹏(194)

学术编年

2017年中国公共史学发展编年…………… 杨建秋(280)

会议综述

第一届公共史学国际工作坊综述…………… (312)

“公共阐释与公共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讨论会综述…………… (316)

编后记…………… (320)

开篇的话

历史就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历史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看似是历史学从业者一句自大的话，实则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面向。人是经验主义者。这个“经验”，以个体或群体的历史记忆为基础。历史记忆并不是时时或同时出现在人的头脑之中，而是由变化莫测的外部因素刺激并唤起处于潜伏的记忆，使历史与当下结合，创造一个未来。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样说或许有些空泛。但是略略观察一下近期中国的热点问题，就可以感知历史是如何以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存在的。从世界范围来说，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使人们对中美过去几十年的贸易、经济运行等进行了检讨，甚至对一些过去的研究报告，乃至一些研究报告的生产者的过往，都进行了重新评判。在中国，疫苗问题的暴露，让很多家长陷入集体愤怒。人们想起了多年前调查记者王克勤对山西疫苗案的揭露及其遭遇，并由此复活了很多早已淹没的旧事。从局部地区来说，江西的“抢棺材”事件，让中国的丧葬文化及其承载的伦理价值再度为人注意。此类事例，可以一直不断列举下去，深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如卡尔·贝克尔所说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因为“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历史不可能与生活分离”。

中国先贤很早就认识到历史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故有“殷鉴不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述往事，知来者”等深刻论述。虽然中国传统史学在王朝政治中被政治过度侵蚀，逐渐招来

“墓志铭”“相斫书”等批评，但始终承载着扬善惩恶的社会功能，为历史成为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保障，为人类塑造具有伦理道德秩序的理想社会提供思想支持。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不过，在“敬畏感”不断被削弱的今天，传统史学对“历史审判”的坚持，让笔者觉得它的优点超过了缺点。中国现代史学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开启的“去价值化”运动，以“别真伪”取代了“明是非”，使得历史学的结论越来越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让历史学越来越远离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是，历史学的社会认可越来越差，自身价值的显现越来越低，从业者的挫败感越来越强，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困难。但是，必须明白，这并不是人民大众不需要历史学了，而是历史学没能很好地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人民大众既需要历史学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也需要提供是非得失的依据。这是从《三国演义》（罗贯中）到《说三国》（黎东方），再到《品三国》（易中天）总能成为“爆款”的基础。当前的中国，人民大众对历史类公共文化产品的旺盛需求，正由许许多多并不具有很好史学素养的从业者提供。这略有些令人讶异，却值得史学从业者警醒。

笔者以为，健康的中国历史学应该勇于承担三个职能。一是通过历史研究的形式，成为人类历史真相的发现者，为“历史审判”提供坚实的基础；一是通过历史书写的形式，成为当下历史创造的参与者、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者；一是通过历史记载，成为未来时代的塑造者。只有这样的历史学，才是可以“述往事、知来者”的历史学，才是能够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组成部分的历史学。只有这样的历史学，才可能促进一个健康社会的建设与维系。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善恶分明的社会。“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正是史学的基本功能。一个向上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可以鉴往知来的社会。“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将来”，这正是史学的基本任务。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人人都能平等参与的社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代史学重历史研究，轻历史书写、历史记载；重知识生产，轻知识传播；重专业学科构建，轻公共生活

参与。历史学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愈来愈窄狭，愈来愈无趣，愈来愈边缘。善于反思调整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现在，中国史学界已经有所反思并行动起来，公共史学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公共史学的快速发展，不仅在促进历史知识传播、完善历史观念等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而且显著地影响了历史研究的发展进程。近十余年的史学发展已经显示，公共史学是对史学本质属性的复归——史学的最大价值是塑造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记忆与观念；是对史学过于专业化的反思——史学的中心任务是以符合人类利益为出发点来记录、书写和解释人类历史。近些年来，中国史学界已经从关注公共史学向发展公共史学转变，已有众多史学研究者 and 爱好者投身到倡导、实践公共史学的行列中。七十余年前，顾颉刚呼吁，中国史学既要重视专业研究，也要重视通识普及，只有“两条路都走，两种人才都培养，然后可以学尽其用”。这个理想，正由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实现。希望多年之后，经过中国历史学从业者的努力，历史学能够切实满足人民大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需求，历史就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成为一个更普遍的共识。

有鉴于此，我们创办了“公共史学工作坊”和《中国公共史学集刊》，致力于构建适宜国内外同道进行开放自由交流的平台，为推动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姜萌

2018. 8. 12

让历史运转起来*

亚历山德拉·M. 劳德**

(温灏雷译, 杜宣莹审校)

摘要:近年来,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就如何定义公共史学争论不休。对许多人来说,坚持学院派史学和公共史学之间的分野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有潜在的危害性。应当承认,公共史家们也像他们的学院派史学同事一样,在用同样的严苛和方法论来对待历史研究问题。虽然学院派史学家和公共史学家们的相似之处远多于迥异之处,但他们各自的学术取向在几个方面仍然有重要的区别。公共史学家们直接与社会大众互动,这一点与学院派史学同事们不同。在美国,这些互动已经产生了具有影响力的概念:“共享的解释权”。这一概念意味着史学家与受众在对历史的理解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可靠价值。在美国,人们对宽泛的多元文化的认同取向,植根于它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民主理念。这也同样丰富了对历史的理解。举例来说,在美国西

* 本文为劳德博士在2017年9月第一届“公共史学国际工作坊(中国)”的演讲稿。

** 亚历山德拉·M. 劳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美国历史博物馆医学部部长,前美国公共史学会主席。研究方向为公共健康史、性教育、自杀的医疗干预,以及城市化与公共健康。2010年出版了《避孕套国家:从一战到互联网时代的美国政府性教育运动》(*Condom Nation: The U. S. Government's Sex Education Campaign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Interne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并发表多篇医学史与历史教育的相关论文。

部，华裔美国游客们成功地争取到让那些反映19世纪中国移民在美国西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历史遗迹成为景点。类似的例子还有，非裔美国游客们也成功地推动了与以往截然不同而又非常细致入微的对于历史上的移民问题及其内涵广泛、深入的解释。尽管这些普通美国人的非凡故事改变着我们的国族叙事，但“共享的解释权”却在此处遭遇了困境。因为普通大众的成员们并不像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们一样对历史有同样专业细致的理解。因此，公共史家们需要寻找一条适合的道路，既鼓励公众的讨论和重新阐释，同时又能够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并理解其复杂性。本文以“共享的解释权”概念作为出发点，探索公共史学实践中的复杂内涵：在美利坚合众国，让历史运转起来。

关键词：美国的公共史学 共享的解释权 公共史学实践

2016年9月24日，数千名美国人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集会，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作“美国的后院”，也是全国唯一一处众多国家级博物馆的聚集地。过去几十年，这里也是民众举行抗议集会的场所。集会的主题多种多样，从争取人权到科学在美国人生活中应扮演的角色都曾出现过。但是，这天在国家广场集会的美国人却不是来参加抗议活动的，而是见证近百年民众集会的新高峰：一座新博物馆的落成典礼。这座全新的国立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致力于实现“我们都是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并非以某种方式被孤立在大美国的叙事之外……（而是）在美国故事的中心”^①。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所指出的，美国历史的复杂性，以及美国人的多重认同和多种叙事历史的矛盾始终不断变化。

美国的座右铭是“合众而一”（*e pluribus unum*），但是要达到那

^① [美] 贝拉克·奥巴马：《国立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落成典礼上的讲话》，参见 <http://time.com/4506800/barack-obama-african-american-history-museum-transcript/>，访问日期2017年6月25日。

个“一”——单一历史和认同——则是对历史学家们的多重挑战。美国人为自己的多元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仍然有许多人认为他们自己家族的历史植根于美国之外。公共史学家的职责是保存并解释我们的历史，而找到一种能让我们美国人都能够接受的具有共通性、同心圆式的历史叙述，则是当下一项正在进行的任务。一些公共史学家认为，应当丢弃单中心叙事以维护多样性文化。但是参观历史景点和博物馆的游客们总是希望看到简单统一的叙事线索，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共通性，它能让游客们理解在内部环环相扣的复杂历史叙事。当公共史学家们在为如何改进表述，以期能反映我们复杂多样的过去而绞尽脑汁时，还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预先考虑：谁来做治史者，或者说面对历史，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在20世纪90年代，公共史学家迈克尔·弗里希（Michael Frisch）认为美国的历史“必须走出混乱，或者以积极的态度重新审视”^①。按照弗里希所说，公共史学的受众不应当是被动消极的，而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解释过去的进程中。弗里希认为最好的历史应当出自某个社会群体与专业历史学家协作。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单个社会群体，还是一名专业的历史学家，都不能超越其自身对过去认识的局限性。自弗里希里程碑式的著作《共享的解释权》（*A Shared Authority*）出版之后，美国的公共史学家们拓宽了这条路径，呼吁让公众更直接地参与到公共史学的项目中去。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可以经常使用的“共享的解释权”，这个“一把抓”式的术语来容纳所有的取向。它能帮助我们理解过去，深入发掘出更多细致而又复杂的历史细节，从而为多元视角的生长提供土壤。美国人普遍认为这是利用历史的根本方法。不仅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来说符合民主特性的——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历史——许多美国人的信仰，也能反映出我们的民族性，即对那些手握权力的人始终心存怀疑。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共享的解释权”也存在着若干困境。

^① 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214.

虽然“共享的解释权”被看作是新近的发明——这个术语首创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这个概念的流变在美国有着长期而又复杂的历史。大约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的公共史学家们逐渐开始深入群众——这是历史实践的核心。例如，博物馆通常能够衡量游客对历史的认识程度。博物馆展览的布置通常始于一份对游客的调查问卷，借以摸清他们的知识储备，以及他们期望看到什么。当展览正式拉开帷幕后，博物馆还会发放其他调查问卷，以评估展览的效果，而馆长则会根据有充分证据的结论对展览内容进行细微的调整，因而这种调查问卷的价值得到了关注。在保护方面，美国政府也采用这种“深层次”合作的办法。像大多数国家一样，我们也使用分层级的方式来确定具有历史价值的景点。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监管着部分相互重叠的地区级保护项目，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1966年颁布的《国家历史保护法案》（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 of 1966）保护范围。基于这些法理依据，个体的公民，无论他们是不是历史学家，都可以参观、研究，也都有资格为之命名。主要由专业历史学家们组成的评审委员会里也包括选举出来的官员，或者社会活动家。这个委员会负责审查由普通民众提出的命名建议。^①在理想状态下，这种方式将两种最佳资源整合了起来，让公众和专业人士共同出力，使最全面的历史浮出水面。

但这种做法亦是令人喜忧参半。只需快速地浏览一下那些历史景点的命名，就会发现公共史学家和非历史学者的知识体系相差甚远。历史学家们对于过去的理解，反映了他们经年累月的专业学习和训练，有一以贯之的学养。相较之下，非历史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和他们身处的社会群体相关，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有更细致和深入的认识。尤其是每当涉及为什么应当研究他们的历史，以及如何研究他们的历史的时候，这些非专业人士常抱着富有争议的特殊视角，而且寸

^① 对这些项目更为全面的讨论，参见 John H. Sprinkle, *Crafting Preservation Criteria: The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 and American Historic Preserv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Company, 2014.

步不让。有时候这些非历史学者们对于他们所属群体历史的理解，在内容上更丰富，更情境化。当地人或者非历史学者们所述讲的历史既迷人、层累丰富而又深度语境化，但有时人们对它的加工也是粗糙的，而且杜撰的成分也难以排除。与公众对话，更正民间历史传说中的错误，都需要克服极大的困难。有很多人都深深地沉溺在他们对自身所属社会群体历史的既有解释中，难以自拔。

任何关于“共享性解释权”和地方社会群体的讨论，都始于理解美国人如何学习和审视自己历史的方式。近50年，各类学校对“怎样理解我们的历史”的论辩已经濒于衰竭。美国的学校一般都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但是在像得克萨斯这样的大州，历史教科书的市场则处于垄断状态。得克萨斯州的学校必须购买州政府建议书目中所列出的那些课本。近几十年该州的做法表明，他们只认可一种极端保守的美国历史观，即对奴隶制、积极的劳工运动、移民和其他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这个州一年要采购4800万册教科书，因此出版商们也乐于制造符合得克萨斯州“指导意见”的教材。其他没有施加类似“指导意见”或者没能力购买那么多教科书的社会群体，就会缺乏像得克萨斯州那种支配教材市场的能力。结果，大部分美国历史教科书都高度保守，而且各学区不尽相同。无论是否身处得克萨斯州，人们的选择都很匮乏，只能购买这些内容保守的教科书。

这种境遇并非令人绝望。因为美国人学习历史并不仅仅依赖教科书这一种方式。有不少书，像《鲜为人知的另一半》（*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花月屠夫》（*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穷苦白人》（*White Trash*），还有《泰坦》（*Titan*），都是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的研究著作，它们意外成了畅销书，促使美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类似的还有播客（Podcasts），像《波威里街男孩》（*Bowery Boys*）、《幕后故事》（*Back Story*）和《记忆之宫》（*The Memory Palace*），以及流行的音乐剧和戏剧，例如《汉密尔顿》（*Hamilton*）就对历史认识提出了比较尖锐的问题。在校的孩子们可能会在学校学习保守的历史教材，但是在校外，他们也会从我们内心深处的民族认同角度来挑战这些教材中的所谓权威史观。好莱坞也没

有放过这个机会。在电视节目中，像《美国人》（*The Americans*）和电影《乐云》（*Loving*）（该片取材于著名的讼案“乐云诉弗吉尼亚州案”，该案的判决推翻了历史悠久的、禁止跨种族婚姻的相关法律）也反映一个更加包容和复杂的历史。这种对历史更为深入浅出的审视，也影响了科幻小说和电影的创作，它们对历史提出许多令人着迷的问题。票房颇高的《高堡中的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就重构了神秘而又为人所熟知的20世纪中期的美国——它被纳粹德国和帝制的日本控制着；类似的还有万人空巷的《西部世界》（*West World*），剧中对老一辈人视角下的美国西部曾经位于历史中心的地位产生了新质疑。这些剧目并没有落入“脸谱化”的俗套——它们既有，也没有植根于我们的历史——它们和优秀的历史类小说有一样的功能：促使我们思考历史如何塑造了我们自己。

好莱坞、美国出版业、广播和播客们都采用更具包容性的历史叙述，不仅仅因为它更靠谱，而且也符合美国人的需求。随着美国变得更加多元化——人口统计学家们估计到2044年前将没有一个族群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半数^①——数量激增的美国人会寻求、探究并推动更具包容性历史叙述的形成，年轻一代是这种史观的最坚定支持者。虽然这种转换也存在着沿地理分界线和城乡分野上的不一致性，但是这些分歧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支持更具包容性的历史叙述的人分布在各地，而且他们也属于不同族群和时代。很明显，趋向更包容历史观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因为我们的历史原本就在争论中成长，而且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也会长期存在。

在某些地方，公共史学家已经开始与当地合作，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为讲述完整的历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工作有时候也很简单，比如发掘某个具体地点的历史：当地的两位富有的政客发表演说地方竟然是过去贩卖奴隶的旧市场。这也让我们反思应当如何为历

^① Sarah Carr, "Tomorrow's Test," *Slate.com*, June 5, 2016, 参见 http://www.slate.com/articles/life/tomorrows_test.html, 访问于2016年6月5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于混合族群的认同，使这个局面变得更为复杂，这个认同归属的类别与人口统计学家们平时使用的并不一致。

史景点命名。在 19 世纪中叶，一场北方的联邦军对南方的邦联军的内战将美国撕成两半。人们过去认为这并不是在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又影响深远的大事。但它的确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长期以来我们以双重命名法为内战中的战场命名，联邦军和邦联军双方使用过的名字都予以采纳。但是在近几十年历史学家们发现土著美洲人和欧裔美洲人们发生冲突的战场只保留了欧裔美洲人使用的地名。重新命名这些战场能让我们意识到多元史观的存在，但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战争故地。在格里西草地之战（Battle of the Greasy Grass）——或称利特比霍恩之战（Battle of the Little Big Horn）——之前，苏族（Sioux）战士西汀·布尔（Sitting Bull）跳起太阳之舞（Sun Dance）。在舞蹈中，他展示了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场景。美国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是由联邦政府授予给历史景点的最高级别的荣誉。把西汀·布尔的太阳之舞的起源地设为地标，有利于从土著美国人视角更全面地理解这场大型战争。^①

重新评价历史是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它指引着我们质疑看似简单又广为接受的历史观念，例如坚信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 1492 年“发现”美洲，因此美国的历史应当从那一年开始算起。在 1492 年很久之前，现在美国所处的这块土地上曾存在着极其繁荣的多元文化。如果我们想要讲述美国人的整部历史，那么包括那段可以上溯至数千年之前的土著美国人的历史也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还必须驳斥诸多长期存在的历史神话，比如“内战让过去和现在的美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这类存在很大争议的历史观。专业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始于 1861 年，终于 1865 年，其核心内容与奴隶制度相关。但是在内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许多人争辩说，这场战争并不是奴隶制度所引发，而是“各州的权利”之争，即它们是否有权制定自己的法律。这种解释的支持者大多生活在南方，也就是奴隶制扎根之地。他们通常把奴隶制度描绘成美好家园的模样，在那里的非裔

^① Deer Medicine Rocks,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 Nomination, Designated 2012, <https://www.nps.gov/nhl/news/LC/spring2011/DeerMedicineRedacted.pdf>.